

扇子的收藏及公共展示：以英國菲茨威廉博物館藏品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謝休容

前言

扇是一種人工製品，其除了具有實際功能之外，在漫長的演變歷史上，已逐漸被賦予在搨風納涼以外的其他用途；以藝術的角度而言，扇面上的圖樣、繪畫作品中的扇，乃至於扇本身的形制，都成為中國藝術史上重要的表現題材。而源自東方的扇子橫洋渡海進入歐美文化圈之後，又被賦予了不同的面貌；由仰賴東方進口，到歐洲本身發展出精緻的製扇工業，以及最後發展出全然異於東方扇的形制及使用方式，扇成為被歐洲「本土化」的東方產物之一。然而，博物館的展示之中，在多數扇藏品已是歐洲產品的情況下，似乎仍被歸於東方文物之列，此一現象值得玩味；除此之外，從私人收藏轉變至公共展示的過程中，扇是否仍舊保留「扇」的意義內涵及功能性？扇是否真的可視同架上畫藏品一樣處理？

本文將從扇的種類及西傳開始簡介扇子如何進入歐洲文化，並以英國最大的藏扇博物館、且同時是校園所附屬的菲茨威廉博物館（Fitzwilliam Museum）之藏品為例，試圖探討扇子如何進入私人收藏，並與扇在中國的收藏脈絡進行比較，最後，藉由菲茨威廉博物館為例，本文希望能夠探討原本為私人物品的扇，可能將在公共展示中面臨到的幾點問題。

關鍵字

扇（Fans）、收藏（Collection）、公共展示（Public exhibition）、菲茨威廉博物館（Fitzwilliam Museum）

一、扇的種類與在西方的流行

在討論扇的收藏之前，我們勢必要先針對扇的種類進行闡述；在中國傳統的分類當中，有儀仗所用的扇，以及一般使用的扇；前者在圖像證據上可追逐到東晉顧愷之於《洛神賦圖》中所描繪的障扇，¹ 其後在中國的宮廷之中亦多有所見，直至清代對於儀仗扇的使用仍有明文規定，然而這一類儀仗扇並非本文主要探討的扇類，並且中國的儀仗扇似乎也並未影響至歐洲；² 對歐洲產生較大影響的一般用扇，基本上分為兩種：

（一）團扇

團扇即中文「扇」最早指稱的形式，古稱「翣」、「箒」，而在「摺扇」傳入中國後，為與之對應，故而又稱圓扇、平扇、宮扇等別稱，日文則有「翳」（さしば／さしは，讀音 Sasiba / Sasiha）、「団扇」（うちわ，讀音 Uchiwa）³ 等稱呼。其形制為一個扇面連接一根把柄，以手持把柄揮動扇面搧風，扇面多呈方圓或橢圓，也有特殊的造型，但大致上以能夠拍動氣流的平坦表面為主，據考證團扇很可能是從儀仗用途演化而來，並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紀至三世紀之間⁴。而根據材質，又可分為竹扇、羽扇、蒲扇、麥扇、象牙扇、紈扇等。其中以絲織品製成的紈扇種類最龐大，可依使用的絲質及編織方式細分為絹扇、羅扇、紗扇等，且其藝術表現也最為豐富，是中國統治階層（宮廷、士紳）最通行的團扇種類。英文中則多將團扇稱為「Fixed fans」或「Rigid fans」，取其相對於摺扇為固定、不能摺收之意，或稱「Screen fans」表示其遮蔽之意。

（二）摺扇

¹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出版，1992），頁8。

² 事實上儀仗扇的使用並不只見於中國，在波斯、印度、古埃及與古羅馬中亦有儀仗扇的使用。儀仗扇的羅馬名為「fabellum」，或譯為「聖扇」，因其之後挪用至基督宗教的儀禮之中。現在在羅馬公教及希臘正教亦仍保有「聖扇」的使用，但希臘正教的「聖扇」材質及形制與「扇」其實已相去甚遠，多半狀似權仗，至於在羅馬公教，由於扇始終是有宗教含意，因而直到十二世紀歐洲人才能藉由東方扇重新回歸民間用途。相關資料參見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labellum>> (2013/01/07 瀏覽) 及 Curio, "A Talk about Fans", *The Art Amateur* (New York: Montague Marks), Vol. 2, No. 3 (Feb., 1880): p. 56.

³ Uchiwa「うちわ」的漢字即為「打つ翳」，「翳」其實指的是扇柄或儀仗扇，「打つ翳」字面上而言即是「可以用以拍打的翳」，而由於以「翳」指稱或產生混淆，因此普遍使用漢字「団扇」稱呼。由於「団扇」一字是借自中文，讀音亦可採音讀法而為「だんせん／Dansen」，但以訓讀法「Uchiwa」較為普遍。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E3%81%86%E3%81%A1%E3%82%8F>> (2013/02/26 瀏覽)

⁴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28。

摺扇顧名思義，是能夠摺疊收納的扇子，其形制為將數根扇骨（或稱「扇股」）固定於一點上（術語稱為「要」），再於骨上敷貼扇面（多半為紙面），展開時通常是由左至右攤開，收納後則反向將之束起。因其形式，又稱「聚頭扇」、「撒扇」、「蝙蝠扇」（如蝙蝠展翼）等。據文獻，摺扇首見於中國可溯及宋代鄧椿在《畫繼》所提及的「高麗扇」，以及徐兢在《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畫摺扇〉中記述「高麗扇」應來自於日本。⁵ 不過這些日本摺扇直到明代的永樂年間（1403-1424）以後才在中國流行，並在十五至十六世紀間普遍盛行於中國，且將日本摺扇原本類似矩形、方形的扇面，逐漸展開至 120 度乃至 180 度的幅度。⁶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文中，漢字「扇子」（せんす，讀音 *Sensu*）或「扇」（おうぎ，讀音 *Ougi*）指的都是摺扇，不同於中文「扇」原指的是團扇，足見兩國扇史的差異。而英文中則多將摺扇直譯為「Folding fans」，即「摺疊之扇」，摺扇與團扇都經由海上絲路，在十六世紀之後大量輸入歐洲。

（三）卜瑞斯扇

然而，除了中國及日本傳統上將扇劃分為團扇及摺扇之外，在歐洲收藏史中，另有「卜瑞斯扇」（*Brisé fans*）的形制。卜瑞斯扇⁷ 其實為摺扇的一種，與摺扇的差異在於卜瑞斯扇並沒有另外敷貼扇面，而是以扇骨作為展開時的扇面。在中文的使用上並未另外區分，通常是以使用材質另稱為「檜板扇」或「象牙扇」等。「卜瑞斯」（*Brisé*）一詞源於法文，「破」的意思，或許是取其扇面並非整體，而是由扇骨接合而成之意。由於卜瑞斯扇的扇面是由扇骨構成，因此扇骨數量非常多，在扇骨之上除了是翻印或描繪油彩畫之外，亦多使用雕刻、鏤刻（術語稱為「拉花」）等工藝，並使用象牙、獸骨、玳瑁、純銀等材質，成為在東方摺扇之外，歐洲特有的工藝形式。

而從卜瑞斯扇衍生而出的為「帽章扇」（*Cockade fans*），「帽章」（*Cockade*）指的是一種裝飾於帽緣上的圓心徽章，通常花色亦成同心圓形狀，而「帽章扇」簡單來說即是一種展開幅度為 360 度的扇，其恰好形成圓形，而扇面花紋亦因此成為同心圓帶狀，並且多是用卜瑞斯扇形式，及以扇骨為扇面製成。然而「帽章扇」的實際功能性並不大，因此與上述其他三種扇類相比，「帽章扇」似乎僅是一種罕見的特例，但仍有其類型的存在。

⁵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91。另外，也有一說認為早於西元 988 年，日本遣唐僧裔然（Chonen, 938- 1016）即向中國朝廷進貢了二十把檜扇及兩把紙面蝙蝠扇。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nd_fan>（2013/01/07 瀏覽）轉引自 Gonglin Qian, *Chinese Fans: Artistry and Aesthetics* (South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2000): p.12.

⁶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97。

⁷ 「卜瑞斯扇」的翻譯取用自莊申於《扇子與中國文化》的用詞。莊申教授於 1977 年始，至 1991 年綜合對中國扇的數年研究，編寫成《扇子與中國文化》一書時，似乎並未在中國傳統的術語當中找到與「卜瑞斯扇」相應的名詞，因此筆者認為若使用「板扇」或「鏤刻扇」等詞均為不妥，而延用「卜瑞斯扇」一詞。參考自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210。

歐洲雖然在古羅馬時代即從埃及引入儀仗扇，但其始終保留儀式性，且成為基督宗教中的「聖扇」⁸；至於民間使用的扇，自東方引入歐洲的時間說法有從十二世紀至十四世紀不等，一般認為至少在十四世紀，一些貴族及布爾喬亞階級的婦女即藏有扇子。⁹ 不過更顯著的圖像證據是出現在法國的凱瑟琳·德·梅蒂奇皇后（Catherine de Médicis, 1519-1589）、英王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及安妮皇后（Anne of Denmark, 1574-1619）等人的肖像畫當中。以伊莉莎白一世分別在 1570 年代及 1592 年的肖像畫【圖 1、2】，由畫中所見的扇子種類，可以見得羽毛團扇及摺扇至少在十六世紀末已進入英國的宮廷之中。

然而歐洲的扇文化開始興盛，則是從十七世紀開始。此時除了葡萄牙及西班牙、荷蘭商人源源不絕地從東亞（主要是中國）引進大量的東方扇，歐洲本地亦有本土的製扇工業，而這類製扇的手工業在 1673 年始，於法國建立起公會（guild），到了 1753 年，製扇公會的數量從六十家擴增到一百五十家¹⁰。再者，製扇工業結合馬丁漆（vernis Martin）¹¹ 的工藝，製作出貌似東方扇卻有獨特風格的歐洲扇；有琺瑯效果的馬丁漆同樣用於其他仿中國製的器物上，反映出十八世紀的馬丁漆扇與當時整個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息息相關；而法國除了在這波中國熱引領風騷，自然也成為歐洲製扇的重鎮¹²。至於英格蘭，則是在安妮女王（Anne of Great Britain, 1665-1714）的特許下，在 1709 年於倫敦創立了「製扇名家公會」（Worshipful Company of Fan Makers），除了控制英國國內的製扇生產之外，並在外國競爭下保護國內製扇產業¹³；不過縱使歐洲已有了自己的製扇產業，仍未就此中斷對東方扇子的進口，直到十九世紀初，「外銷扇」已成為中國的主要的外銷手工業之一¹⁴。

但在 1860 年之後，一方面因為中國國內接連受到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等動亂，造成中國產業受到嚴重打擊；另一方面日本結束鎖國政策，並展開明治維新推行西化，積極與西方接軌，東方扇的出口中心由中國轉移到日本。據統計僅於 1888 一年，就有 2,442,478 把摺扇、129,446 把團扇由日本進口

⁸ 參見註腳 2。

⁹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intro.html>> (2013/01/07 瀏覽)

¹⁰ Dilys Blum, "Fans from the Collection",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Bullet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Vol. 84, No. 358/359, Fans (Spring, 1988), p. 3.

¹¹ 馬丁漆是一種源自 1728 年馬丁家族在巴黎所發明的漆料，其為在綠色漆料中添加黃金或銅粉以增加華麗效果，並廣泛用於鼻煙盒、傢俱裝飾等等，其盛行與路易十五時期東亞漆器大量進入法國有關。參考自 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626334/verniss-Martin>>(2013/01/07 瀏覽)。相關資料見 Mildred Davison, "A 'Vernis-Martin' Fan," *Bulletin of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07-1951)* (Chicago: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Vol. 24, No. 4 (Apr., 1930): pp. 50-51.

¹² Dilys Blum, "Fans from the Collection", pp. 3-4.

¹³ Dilys Blum, "Fans from the Collection", pp. 3-5.

¹⁴ Carl 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2004), p. 322.

至法國¹⁵，這也同時反映出歐洲於十九世紀中興起的「日本熱」（Japonisme）現象，歐洲扇無論是在使用及形式上被賦予日本風格，再一次盛行起來。此時「扇」的藝術表現已經不單只限於扇子上的圖樣，歐洲將「扇形」的空間重新轉移到繪畫平面上¹⁶，也就是，扇面畫不一定要接上扇柄或扇骨，其自身即是一件藝術作品，如中國的扇面畫一般，多見於印象派（Impressionism）的畫家作品中。

總的來說，在西方史上來看，東方扇與海上絲路的貿易及東亞的國際情勢是息息相關。從十六世紀的歐洲商人引介東方扇，到歷經「中國熱」及「日本熱」的轉變，並影響歐洲扇的製作及題材選用；至於歐洲扇，則從最早仿造東方形式到獨樹一幟的創作，時至今日，歐美的製扇產業仍方興未艾¹⁷。

二、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收藏

有關於西方的扇子收藏，本文選擇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菲茨威廉博物館為例，理由有三：首先，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收藏來源較為單一，其館藏的扇子（含扇子周邊物件，如扇套等）共八百多件，其中有五百六十三件藏品是由梅塞爾—羅絲（Messel – Rosse）家族捐贈，在收藏者的資料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我們或許可以藉由已捐贈給博物館的館藏，反推這些扇子在私人收藏的脈絡下是如何被挑選、對待。其次，菲茨威廉博物館既然是一座大學附屬的博物館，其藏品除了一般的展示之外，還更需著重在研究及教育意義，因此從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收藏中，我們或許更能夠釐清扇子成為公共收藏後，是以什麼樣的面貌被重新詮釋及敘述。最後，更為實際的理由在於，菲茨威廉博物館的官方網站對於自身的扇子收藏有詳盡且充分的建檔及介紹，因此在難以親臨現場的情況下，我們或許可以借助其官方網站一窺博物館對於扇子收藏的收藏重點及展示理念¹⁸。

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收藏，主要的捐贈者為梅塞爾—羅絲家族，在其官方網站上登錄為「梅塞爾—羅絲收藏」（Messel – Rosse Collection / Messel – Rosse Fan Collection）。其中，「羅絲」指的是將藏品捐贈出來的第六代羅絲伯爵夫人安妮（Anne, 6th Countess of Rosse, 1902-1992），至於「梅塞爾」則是安妮夫人的

¹⁵ Marc Gerstin, "Degas's Fans," *The Art Bulletin* (New York: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Vol.64, No.1 (Mar., 1982): p. 107, in reference to C. M. Sawley, *Fans of Japa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878), p. 32.

¹⁶ Lionel Lamborne, *Japonisme: Cultural Crossings between Japan and the West*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2008), p. 109.

¹⁷ 雖然在產業革命之後，製扇多改以機械生產，但仍有許多高級的手工製扇公司，如法國的Duvelleroy等。

¹⁸ 不過放置在官方網路上的線上展覽，只有五百二十四件收藏；其中梅塞爾—羅絲的捐獻有四百八十四件。以下的論述皆是以線上展覽的展品為依據，因此或許與實體展覽略有差異。

本姓，也表示這批扇子原本的收藏者、她的父親，倫納德·梅塞爾中校（Lieutenant-Colonel Leonard Charles Rudolph Messel, 1872-1953）。梅塞爾中校出身猶太銀行家族，雙親從達姆斯特（Darmstadt）移民至英國。他除了是軍人外，也是一位股票經紀人，及興趣很廣泛的收藏家與草藥學愛好者，搜集大量家具、銀器、象牙，瓷器，以及草藥書與杜鵑，山茶和木蘭花的收藏。¹⁹ 梅塞爾中校的故居霓蔓斯（Nymans），雖然大部分建築體都在 1947 年因火災而焚燬，不過其花園因為種植大量珍稀的亞洲植物，至今仍是相當重要的植物園²⁰，現為英國國家名勝古蹟信託（National Trust），開放給予大眾參觀。

梅塞爾中校亦收藏非常大量的扇子——事實上，絕大部分捐贈給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皆為梅塞爾中校的收藏。隨著梅塞爾中校於 1953 年逝世，這些扇子遂由其女，安妮夫人所繼承。

安妮夫人於十八歲時即成為社交名媛，她先後有兩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所產下的獨子安東尼·阿姆斯特朗-瓊斯（Antony Charles Robert Armstrong-Jones, 1930-），其後成為電影製作人，並迎娶了瑪格麗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 1930-2002）而受封為斯諾登伯爵（Earl of Snowdon）。第二段婚姻則是嫁給了第六代羅絲伯爵（Laurence Michael Harvey Parsons, 6th Earl of Rosse, 1906-1979），因而稱為羅絲伯爵夫人。安妮夫人還有一位弟弟，即梅塞爾中校的么子，奧利弗·梅塞爾（Oliver Hilary Sambourne Messel, 1904-1978），其為著名的劇場設計師及藝術家，影響了安妮夫人對服裝設計的獨到品味。總的來說，安妮夫人除了周旋於貴族、政界名流之間，與藝術圈也十分熟悉。²¹ 安妮夫人於晚年將大部分自己及家族的收藏捐贈給各大博物館，除了梅塞爾中校的扇子藏品之外，她自己及其母的服裝收藏則以「梅塞爾收藏」（Messel Collection）的名義捐給了布萊頓博物館（Brighton Museum）。

在談論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梅塞爾—羅絲扇子收藏以前，我們可以想見既然扇子源於東方，中國應當也有扇子的收藏史；事實上就團扇（主要是紈扇）來說，早在明代時就有文人有意識地收藏古扇——也就是唐代至明代具有藝術表現的紈扇，而不是單純將扇子視為使用工具而收購。

¹⁹ 生平簡介參考自 Royal Pavilion & Museums: <<http://searchcollections.brighton-hove-rpml.org.uk/detail.php?t=people&type=browse&f=nationality&s=British&record=100>>（2013/01/11 瀏覽）

²⁰ 木蘭花中，甚至有一些別名就稱為「霓蔓斯」（Nymans）、「霓蔓希」（Nymansay），而有一種木蘭花就稱為「倫納德·梅塞爾木蘭」（Magnolia Leonard Messel），均為培育自霓蔓斯的花園中，足見梅塞爾中校對東方花卉的熱愛及貢獻。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ymans>>（2013/01/11 瀏覽）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gnolia_%C3%97_loeb_neri>（2013/01/11 瀏覽）

²¹ 生平簡介參考自 Royal Pavilion & Museums: <<http://searchcollections.brighton-hove-rpml.org.uk/detail.php?type=related&kv=103154&t=people>>（2013/01/11 瀏覽）

中國最早的扇子收藏方式，是將紈扇的扇面重新裝裱在屏風之上，收藏的數量是以百幅為單位，可見這種集扇屏風的收藏量之龐大²²。然而這種屏風集扇的方式容易導致古扇受潮毀損，亦無實物留存至今²³。是以，此後的扇子收藏，無論是紈扇或摺扇，多是去除扇柄或扇骨，重新裝裱成冊頁。

不過，明以後的中國扇子收藏，則以摺扇的收藏較為顯著，其理由或有三：首先，紈扇收藏是集中於元以前的作品，清中葉以後才逐漸有收藏明代的作品，由此現象推斷，紈扇或許多被視為「古董」，因此數量上自然會較為稀少²⁴；其次，紈扇既是「古董」，絹面歷時益久，色澤會發黑赭黯，於是扇面畫蹟既不清楚，也難考究作品的真偽及作者，反觀明以後的摺扇仍有比較明確的鈐印及題款，於是較受中國收藏家青睞²⁵；最後，就價值觀念來說，紈扇多為宮廷畫家所作，素來不被文人所看重，而在紈扇的畫蹟、鈐印及題款皆不明顯的情況下，更難判斷是由何人何時所作，至於摺扇一方面多為文人的創作，另一方面是可從鈐印及題款提示出扇子的歷史及文獻價值²⁶。並且隨著古董紈扇越來越稀少，明清摺扇的價格相對便宜，又可辨識真偽，因此在投資效益上，明清摺扇便逐漸成為中國扇子收藏的主流。

總的來說，中國扇子的收藏有兩大重點：一是扇面畫蹟以外的附加意義，如古董價值、鈐印及題款的歷史及文獻價值，都與畫蹟本身所承載的藝術價值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另一方面，從早期的集扇屏風到後世「集扇成冊」的收藏方式，都在在顯示中國收藏家並不拘泥於扇子本身的形制，而是著重在扇面的呈現，因此除了檜木板扇或象牙扇等歐洲所稱卜瑞斯扇的類型之外，多半會去除扇柄或扇骨。

由中國的收藏史對照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梅塞爾—羅絲收藏，我們可以發現摺扇及卜瑞斯扇的收藏同樣多出許多，不過在梅塞爾—羅絲當中，我們沒有見到中國文人式那種重視鈐印及題款的收藏，事實上許多扇子的作者都是不明的。而這或許可以從扇子西傳的脈絡及產地、扇面畫蹟試圖釐清此一現象。

首先，摺扇傳入中國並廣受中國收藏家青睞的時間點，恰好與歐洲大量自東方輸入扇子的時期相當；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合理推測當中國自身的收藏主流已從紈扇轉移到摺扇上，其扇子的生產重心也很可能是以摺扇為主，那麼，當歐洲

²²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173。

²³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175。

²⁴ 且據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明代有以宋、元的紈扇當成陪葬品的現象，因此就算收藏家在生前收購了紈扇，也很可能隨著收藏家過世而與之陪葬，因此留至後世的藏品就更少了。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186。

²⁵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188。

²⁶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188。

商人進入中國收購東方商品時，很可能就是以摺扇為首選，進而影響歐洲對扇子的品味；不過比起上述針對消費心態的假設性推測，更明顯的歷史證據在於之前引述的 1888 年自日本輸入法國的扇子出口量²⁷，摺扇遠遠高於團扇，顯示出歐洲人對於摺扇的偏好。

菲茨威廉博物館線上展覽中的團扇均來自梅塞爾—羅絲的收藏，共五十一把，其中來自中國的有二十八把（絹面十七把、竹面五把、棕櫚葉三把、紙面一把、象牙鏤刻面一把，另有一把未寫材質，但根據畫面推判可能為絹面），日本十把（木面兩把、紙面兩把、金屬材質三把，其餘三把未寫材質，可能為紙面），歐洲七把（其中法國四把、義大利兩把，一把不明），韓國兩把，印度兩把，印尼一把【表 1】。這些團扇大部分是十八世紀之後的作品，特別是中國紈扇，多是十九世紀之後的作品，這很可能與絹面保存不易有關。至於作者方面，只有三把有明確的製作者（Maker），分別是田國俊【圖 3】、文焦書乾【圖 4】，以及日本的雅喬（Gakyo 或 Masataka）²⁸【圖 5】，不過即使標示出這些「題款者」，仍是無法得知扇子的實際製作者，甚至除了得出這三個名字之外，對於他們實際的身份我們仍一無所知²⁹。

至於其他作者不明的作品，以中國紈扇來說，很有趣的現象在於這些梅塞爾—羅絲收藏的紈扇，其扇面畫蹟仍是中國傳統圖像，並未出現如外銷畫（China Export Painting）一般的畫面；也就是說，這些紈扇就算出現在中國民間也不突兀，很可能並不是專門為外銷所製作的。

至於摺扇，博物館線上展覽三百一十九把，其中非梅塞爾—羅絲收藏的只有二十五把，而以地區來分，三百一十九把當中有二十三把來自中國，二十二把來自日本，一把產自菲律賓，其餘均為歐洲所產；其中，義大利六十一把、法國九十五把、英國四十九把，西班牙二十把，德國十二把、荷蘭十二把、奧地利八把，比利時兩把，葡萄牙一把，北歐地區七把，產地不明六把【表 2】。³⁰

就材質上來說，這兩百七十三把歐洲扇多半是使用羊皮紙或「雞皮紙」（chicken-skin），或是使用雙層的紙面，使扇面較厚、不易毀損，而上色顏料有使用水彩或是馬丁漆等等，種類相當繁雜；不過，總的來說，歐洲扇通常是採用雙層扇面，將扇骨包藏起來³¹，並且扇骨非常多，不同於中國扇通常九到十四

²⁷ 見註 15。

²⁸ 扇面漢字署名「雅喬」，若以音讀法念為「Gakyo」，訓讀則為「Masataka」。

²⁹ 雖然田國俊一幅可從其扇背的落款「研芸」推估可能是清光緒年間的貴州按察使田國俊之物，但仍無明確的證據佐證。

³⁰ 然而，在博物館官網上對於藏品產地交待其實並不明確，有些藏品列出兩個以上可能的產地，筆者均採用網站上第一個（最有可能的）產地統計之。

³¹ 兩百七十三把中有一百四十七把的扇面是兩面均有畫蹟，其他的或是採紗面、蕾絲拉花，或是雖然只繪單面，但另外一面仍使用空白的扇面將扇骨藏起來。

骨，隨時代變動或有增減，歐洲扇的扇骨多半都在二十骨以上，並且扇骨上的藝術表現幾乎與扇面同等重要。譬如這把十八世紀題名為《驅逐赫利奧多羅斯》（*Expulsion of Heliodorus*）的義大利摺扇【圖 6】，扇面畫蹟取自於義大利畫家索利梅納（Francesco Solimena, 1657-1747）的同名作品，至於扇骨則是以珍珠母（Mother-pearl）做為底【圖 7】，並鍍上銀及金之後鏤刻、拉花，與扇面的畫蹟相比毫不遜色。而這也是少數有提及作者的藏品，縱使只是提示出扇面原畫作者，製作扇骨的工藝家仍然不明；三百一十九把摺扇藏品中，僅有六把標示出製作者，如史塔尼（Francesco Stagni）【圖 8】及亞許頓（Sarah Ashton）【圖 9】等。

特殊設計的扇骨還可見於奧地利所製的一把象牙摺扇【圖 10】，不過這把摺扇的特殊之處不僅在於其象牙扇骨的拉花，它的一面是繪有西方古典希臘神話般的場景，但另一面則是典型的「中國熱」場景，也就是兩個穿著中國服飾的東方人物被草木花團所簇擁。在菲茨威廉博物館線上展示的歐洲摺扇中，有二十一把是與中國熱的主題相關，如【圖 11】，然而其他歐洲扇大多描繪與西方傳統的題材，這讓人不禁疑惑究竟是菲茨威廉博物館藏品的特有現象，還是中國熱在扇子的表現上，是在於扇子本身的形制，而非畫蹟？無論如何，在筆者所找到有限的資料上似乎都顯示著「中國熱」的題材運用在扇面上，相對來說是比較稀少的。³² 至於所謂「西方傳統題材」，也非一言兩語所能概括，大致上來說凡是西方繪畫所能見到的題材，幾乎都能轉移至扇面上表現；歷史畫類譬如《嬰兒摩西》（*Infant Moses*）【圖 12】、《拿破崙的加冕》（*Coronation of Napoleon*）【圖 13】等，而風景畫值得一提的是多有三種類型，一是將扇面切割成三個畫面分別描繪場景【圖 14】，一是忽視扇面的限制，直接將矩形的畫面擺放進去【圖 15】，最後一種則是配合扇面調整畫面物件的配置【圖 16】。另外也有一些特殊的題材，譬如出版商亞許頓的作品【圖 9】，其扇面上繪有植物，另一面則是宣傳在 1792 年的出版品，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³³的《植物園》（*The Botanic Garden*），並條列一些其中的項目。

另外我們還能見到同一個題目重複出現在多把扇子上【圖 17、18、19】，則有可能是同一家製扇公司的系列化產品；而也有並非以繪畫呈現扇面的藏品，如用紗面【圖 20】或金屬面【圖 21】，至於產於比利時的作品則是用著名的蕾絲裝飾扇面【圖 22】，另外有一件二十世紀初的作品，則是使用了鋼材亮片作為扇面【圖 23】，可見扇面媒材使用的多元性不亞於畫蹟題材的選用。

³² 相關資料可參見：David Beevers, ed. *Chinese Whispers: Chinoiserie in Britain 1650-1930* (East Sussex: The Royal Pavilion & Museums, Brighton & Hove, 2008), pp. 119-120; Carl L. Crossman,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2004), pp. 322-337; Dilys Blum, "Fans from the Collection,"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Bullet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Vol. 84, No. 358/359, Fans (Spring, 1988), pp. 1+3-36.

³³ 即發表《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之祖父。

另外，在歐洲摺扇的發展過程中，隨著扇骨雕飾越來越繁複，竟演變出看似根本無法收摺的「摺扇」【圖 24】，可見這種扇或許已經越來越脫離其實用功能（收摺），而轉變為非實用功能——即裝飾或身份象徵之表現。

而在東方摺扇的部分，雖然比例上相對較少，但仍是文化交流上非常重要的佐證，特別是這二十三把中國摺扇，從扇面畫蹟上來看，很明顯都是以外銷為目的之題材，雖然沒有明確的洋行或中國海港風情（這兩者是外銷畫中的常見題材），不過從畫面當中的焦點透視【圖 25】以及華麗紋飾【圖 26】，甚至是直接接受西方指定的題材、僅是讓中國工匠代工【圖 27】，都能夠看出明顯的外銷目的。至於日本扇，相對而言並沒有受西方品味的影響——在菲茨威廉博物館藏品中，難以見到日本扇順應「外銷」的需求而進行調整，我們甚至還能夠辨認出其扇面畫蹟的風格，如類似於狩野派的濃豔色彩【圖 28】，或採用女繪中吹拔屋台的構圖【圖 29】；這也許與「中國熱」及「日本熱」在歐洲風行時即有本質上的差異有關。³⁴

歐洲藏家對於扇骨繪畫、雕刻及拉花的喜好，於卜瑞斯扇中發揮到極致。在菲茨威廉博物館線上展示的一百四十把卜瑞斯扇中，非梅塞爾—羅絲收藏的有十六把；就產地來區分，產於歐洲的有八十四把（荷蘭二十四把、英國十三把、法國二十八把、義大利五把、西班牙五把、奧地利一把、德國一把，北歐地區一把，不明歐洲地區六把），中國四十一把，菲律賓七把，日本三把，塞席爾（Seychelles）一把，南非一把，另有三把產地不明【表 3】。

相對於摺扇，產自中國的卜瑞斯扇竟然佔了總藏品的三分之一，數量上相當驚人；除此之外，我們可以見到無論是摺扇或是卜瑞斯扇，法國的產品在數量上是歐洲扇之冠，至於義大利產的摺扇數量也很多，不過在卜瑞斯扇的藏品量上似乎比法國遜色許多；這與歐洲扇的發展歷史非常吻合。中國製的卜瑞斯扇，絕大部分為外銷扇，其在畫面的安排上更類似於歐洲摺扇的三景式劃分【圖 30】，也不乏有中西合作的作品：由中國製作扇骨，再由西方工匠上色【圖 31】；在藏品中也有見到中國已完成扇骨製作，而中間留空的部分似乎是待西方工匠完成加工【圖 32】。而除了在扇骨上繪製扇面之外，拉花也是卜瑞斯扇非常重要的工法，中國外銷扇除了純粹以拉花做為扇面之外【圖 33】，也有融合圖案繪製的技術【圖 34】，而這些在歐洲扇也可見到。

³⁴ 大抵而言，「中國熱」現象反映出的是歐洲人想像中的中國，因此中國外銷的工藝產品與中國本身的藝術脈絡是脫節的，然而「日本熱」，相對而言是偏向於對歐洲人真實反映東方（日本）的特色，因此日本外銷的藝術品往往仍可在日本本身的藝術脈絡找到關聯性。相關資料可參見：Vimalin Rujivacharakul, ed. *Collecting China: The World, China, and a History of Collecting* (Plymouth: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11.); Lamborne, Lionel, *Japonisme: Cultural Crossings between Japan and the West*. 等專書。

歐洲卜瑞斯扇的工法類型大概也分為三種：純粹的拉花【圖 35】、在扇骨繪製出扇面【圖 36】、以及以上兩者兼容【圖 37】。至於在材質上，這一百四十把卜瑞斯扇在介紹上明確標示出材質的僅半數，多是使用象牙、獸角及木質，其他不明的或許也是運用這三種材質。而較特殊的材質，包括珍珠母，在中國外扇【圖 38】及歐洲扇【圖 39】均有見到，另外還有紙材、龜甲（玳瑁），以及羽毛等。其中中國製的四十一把卜瑞斯扇中，有二十二把標為象牙扇，羽毛扇則有五把【圖 40】，中國製的羽毛卜瑞斯扇或許影響了歐洲羽毛卜瑞斯扇的製作³⁵【圖 41】，以至於發展出歐洲十九世紀之後的大型「宮廷扇」（Court fan）【圖 42】。而卜瑞斯扇除了打破扇面的限制，以及在材質上有更多選擇之外，扇骨工藝也往往讓扇子失去「扇」原本的面貌與實際的搧風功能，而變成是一種純粹的工藝表現【圖 43、44】。

至於日本產的卜瑞斯扇，於展示當中十分稀少，三把中有一把被特別註記是「仕女宮廷扇」（Lady's court fan）【圖 45】，然而也無法得知是用於歐洲的宮廷，或是日本的朝廷；另外有一把被標示產地不明的木質卜瑞斯扇【圖 46】，筆者以為從其上的紋切形（もんきりがた，讀音 Monkirigata，日本傳統紋飾），可能是用於落語（らくご，讀音 Rakugo，類似中國的單口相聲）的表演道具。

綜觀之，菲茨威廉博物館的藏品大致上有三個要點：首先，藏品多來自於一個人（梅塞爾中校）的私人收藏，雖然有助於我們從博物館現有的藏品反推至梅塞爾中校的私人品味，不過對於菲茨威廉博物館的藏品能否代表整個英國乃至於整體歐洲的扇子收藏取向，這一點仍需保留；其次，就這些藏品的統計及實際舉例，我們可以發現菲茨威廉博物館，或說梅塞爾中校的收藏取向，可能與本文於第一章舉例的歐洲流行品味有些差距：也就是說，「中國熱」及「日本熱」的作品所占比例並不多，無論是題材、內容，甚至是產地都以歐洲居多；而與中國相比，日本所產的扇子更顯稀少。

於此，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三種假設：一是即使在「中國熱」及「日本熱」的風潮下，仍有收藏家不與之起舞，而保有獨特的個人品味；或者是，「中國熱」及「日本熱」的風潮所影響的範圍有限，實際上對於扇面題材選用造成的影響並不如其他物件深刻；抑或，「扇子本身的形制」已是「中國熱」或「日本熱」的表現，至於扇面表現則並不拘泥於東方題材上。

³⁵ 當然，早在十六世紀末時，從圖像中即可發現羽毛團扇的蹤影（如【圖 1】），或許歐洲羽毛卜瑞斯扇的發展與羽毛團扇的關係更為密切。然而，也許是因為材質保存上的困難，又或許是收藏家個人的偏好，在菲茨威廉博物館中並沒有見到羽毛團扇，再者，羽毛摺扇及羽毛卜瑞斯扇的藏品也多為十九世紀後所製，因此無從推斷歐洲早期羽毛卜瑞斯扇與羽毛團扇之間的關聯性。

最後，如果與中國的扇子收藏相比，菲茨威廉博物館的藏品似乎非常強調扇骨表現，因此沒有見到所謂「集扇成冊」的收藏方式。

三、扇子收藏的公共展示

自從「梅塞爾—羅絲」的扇子進入菲茨威廉博物館之後，原本為私人收藏賞玩的扇子轉換成為了博物館藏品，更在之後藉由博物館的實體空間及網路空間進行公共展示。而有關於這些藏品的展示方式，本文亦必須分為兩個部分探討：一是就這些扇子在博物館內的實體展示；不過由於難以親臨現場，所以只能仰賴網路上提供的展場照片及策展文宣推斷它的展示意圖；而另一方面則是從官方網站所開闢的線上展覽，也是本文主要探討的依據，透過文字及展品圖片的介紹理解它的展示目的。

菲茨威廉博物館早於成立之初便陸續藏有扇子，不過似乎並沒有專門展示扇子藏品的空間；而在 1985 年透過英國國家遺產紀念基金會（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獲得梅塞爾—羅絲的扇子收藏後，菲茨威廉博物館在 1987 年於英國博物館及美術館委員會（Museums and Galleries Commission）、大英博物館笹川基金（Great Britain-Sasakawa Foundation）的幫助下，在博物館內的一樓展場樓梯空間旁邊，開闢出展示扇子、扇子相關物件以及刺繡的展間 34【圖 47】，並且取名為笹川扇廊（Sasakawa Fan Gallery）。³⁶

根據幾張官方網站所釋出的笹川扇廊照片【圖 48、49、50】，我們可以見到扇子是以單面懸掛在玻璃展櫃之內，至於實體展場空間究竟有多大、展示出的藏品有多少，我們或許很難就這幾張照片推斷，且那些問題亦非本文所討論的重點；由於本文的主要依據為線上展覽，因此以下即簡介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線上展覽。

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線上展覽（Fans online exhibition），是列於官方網頁「藏品」（Collection）底下的「實用藝術」（Applied Arts）之中。這樣的網頁架構似乎亦透露出扇子藏品在菲茨威廉博物館的定位。在「實用藝術」頁面中，除了簡介此部門包括歐洲、中東及遠東的裝飾藝術及雕塑外，只有兩個連結：一個即是扇子線上展覽，另一個是有關於康熙花瓶的修復報導。³⁷ 至於扇子線上展覽的主頁，則分有「菲茨威廉主頁」（Fitzwilliam Home）、「扇子主頁」（Fans Home）、「導言」（Introduction）、「扇子類型」（Fan Types）、「藝廊」（Gallery）、

³⁶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fitzcollection.html>> (2013/01/13 瀏覽)

³⁷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dept/aa/>> (2013/01/13 瀏覽)

「菲茨威廉的藏品」(Fitzwilliam Collection)、「歐洲扇」(European Fans)、「東方扇」(Oriental Fans)、「其他聯結／書目」(Links / Bibliography)等九個分頁。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藝廊」中對於藏品的詳細介紹。

線上展覽對於藏品的細目共有³⁸：

1. 標題 (Title/s)：通常省略，除非扇面畫蹟或捐贈者有特別提示。
2. 製作者 (Maker/s)：通常是不明的 (Unknown)。
3. 藏品 (Collection)：主要來自梅塞爾—羅絲收藏。
4. 類目 (Category)：即為扇子 (fans)。
5. 品名 (Name)：有團扇、摺扇、卜瑞斯扇之別，若藏品有特殊的分類則於此補述。
6. 風格 (School/Style)：如洛可可 (Rococo)、中國熱 (Chinoiserie) 等，或是雖不知道製作者，但可辨識出其畫派，譬如土佐畫派 (Tosa school) 等。僅少部分藏品有此項。
7. 描述 (Description)：針對扇面、扇柄／扇骨材質、顏料，以及扇面畫蹟的敘述，包括題材、畫中物件配置等，不過大多數藏品省略此項。
8. 製作附註 (Production Notes)：倘若扇面畫蹟有其歷史淵源則於此補述。
9. 產地 (Production Place)：其中又包括製作國家 (country) 與製作者的國籍 (nationality)，少部分包括地點 (Place)，如威尼斯、廣東等。
10. 工法描述 (Technique Description)：即針對扇子製成的工法技術進行詳述，僅少部分藏品有此項。
11. 尺寸 (Dimension)：長寬，摺扇、卜瑞斯扇以展開計其寬長。
12. 時期 (Period)：通常是以世紀為單位，亦有以君王在位時期劃分
13. 日期 (Date)：通常為估計的年份。
14. 出處 (Provenance)：即捐贈藏品的收藏家，或博物館收購藏品的對象。
15. 出現文件 (Documentation)：標示藏品曾被哪些文章引用。僅少部分藏品有此項。
16. 其他附註 (Other Notes)：針對上述所有項目補充，多數留空。
17. 登錄號碼 (Accession Number)：包括登錄日期。
18. 相關影像 (Related Image/s)：即藏品的照片。

大體來說，在資訊的提供上往往只有尺寸是明確的（但又多省略寬度），其他項目不是推估，就是留白，僅有少部分著名或館方認為重要的藏品有非常詳盡的說明。在影像的部分，倘若藏品本身是兩個扇面均有畫蹟或藝術表現，則會附上正、反兩面照片，有些藏品甚至會提供局部放大的照片，以輔助說明。由此對

³⁸ 均參引自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index.html>> (2013/01/13 瀏覽)

照笹川扇廊的展場照片，我們或許可以合理地推測線上展覽的目的，是在於提供扇子的「另一面」影像，以補足實體展示的不足，至於其他難以在展場標籤（label）詳述的細目，若為重要藏品，則亦於線上展覽中補充。

將笹川扇廊及線上展覽兩種公共展示的途徑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到幾點現象：首先，由於扇子雖然本身即具有展示的意涵（扇面的藝術表現），不過其本質仍是屬於一種私人物品；也就是說，當博物館試圖將扇子如同架上畫一般展示時，即會碰到了兩種困難：一是倘若兩個扇面均有畫蹟，則必然需要犧牲其中一面，而以正面（以摺扇來說，即順開面）展示；二是摺扇、卜瑞斯扇的「收摺」效果亦必然犧牲：雖然絕大多數扇面的藝術表現是必須配合扇面的完整展開，不過也不排除有一些扇面的畫蹟或拉花，在扇面半開時另有意義；事實上，於十八世紀時，歐洲社會已經配合扇子的使用發展出一套禮儀，有時稱為「扇子的隱語」（The Language of the Fan）³⁹，而比對一些歐洲摺扇將扇面劃分為三景，我們或許可以合理地假設只顯出其中一、兩景時的意義，與扇面全開時的意義有所不同。另外，有一些扇子，其製成本身就有社會目的，譬如婚扇（Marriage Fan）⁴⁰、喪扇（funeral fan），乃至於宮廷扇等等，倘若將這些扇子去除社會目的與脈絡、將其視為純粹的藝術表現而放置於玻璃櫃中，很可能在笹川扇廊的實體展示中無法觀看出其中的意涵，於是需要借助線上展覽的說明。

總的來說，當扇子成為公共展示時，其歷經了雙重的功能轉換：一是私人賞玩（收摺，或對兩個扇面的欣賞）轉變為公共展覽（展開，或單面性的陳列），另一個是私人的社會功能（宮廷扇的社會地位象徵、婚扇及喪扇的禮節用途）轉變為公共的社會功能（史料性及藝術性的展示）。

結語

扇子的流傳，從十五、十六世紀自遠東進入歐洲之後，在歐洲發展出了特有的風貌；事實上在歐洲，特別是西歐的氣溫，或許根本是不需要用到扇子搧風納涼，而在一些藏品中【圖 42、43、44】，我們實在難以想像那些扇子具有搧風之功能；換言之，東方扇的形制進入歐洲，並經由歐洲工匠的改造，扇子的實際功能已經有所轉變；從無法摺收的摺扇【圖 24】、裝飾過度華美的卜瑞斯扇，乃至於十九世紀宮廷扇的出現【圖 42】，我們更可能明確地推斷歐洲扇已經從實際工具成為社會工具，就功能上而言，或許這類扇子似乎是回到了類似古埃

³⁹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頁 209。

⁴⁰ 可參見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 ref=117807>>（2013/01/13 瀏覽）

及、羅馬時期「儀仗扇」的儀禮功能——而這是扇子在私人收藏中第一次的功能轉化。

在私人藏品進入公共展示之後，扇子除了無法再搨風之外，它也無法在替持有者象徵社會地位，因此在公共展示中，扇子的儀禮功能又被取代，成為一種歷史性或藝術性的象徵物；誠然，扇子本身即具有歷史性和藝術性，在中國的收藏史當中，扇子的收藏即是著重於歷史價值（古董或鈐印、題款暗示的流傳史）及藝術價值（扇面畫蹟），不過由於中國扇在扇骨的藝術表現上並沒有如同歐洲扇般豐富（中國外銷扇除外），因此中國扇對於扇子的實際功能抹除地更為澈底：去除扇柄及扇骨，僅將扇面搜集成冊。

然而，歐洲博物館對於扇子的歷史性，畢竟並非是從鈐印或題款上得知，似乎是更重視扇子對於「時代」的象徵意義，有如十七到十九世紀的歐洲，涉及「中國熱」或「日本熱」的題材即帶有魅力。菲茨威廉博物館的扇子縱使大多產自歐洲、題材內取自歐洲傳統，但博物館仍將展示扇子的展間命名為「笹川扇廊」，並與其他東方文物如刺繡陳列在一起；雖然展廳的命名也許只是基於對笹川基金的感謝，但其名稱及除了扇子之外的陳列物仍讓觀者產生了聯想，將「扇子」與迷人的「東方風情」連接了起來；當然，這些或許仍舊只是片面的推測：就像是展廳中陳列的扇子一樣，當選擇展示其中一面時，勢必會忽略掉另外一面；如同博物館選擇把扇子當成一種物品展示時，也忽略了扇子的其他功能；而我們除非進入線上展覽的網頁或挖掘出那些扇子流傳及收藏的脈絡，否則永遠不知道另外一面覆蓋了些什麼。

參考資料

中文專書

1. 莊申，《扇子與中國文化》，臺北：東大出版，1992。

外文專書

1. Crossman, Carl L.,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China Trade*, Suffolk: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2004.
2. Lamborne, Lionel, *Japonisme: Cultural Crossings between Japan and the West*, London: Phaidon Press Limited, 2008.

期刊

1. Blum, Dilys, "Fans from the Collection,"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Bulletin*, 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Vol. 84, No. 358/359, Fans, Spring, 1988, pp. 1+3-36.
2. Gerstin, Marc, "Degas's Fans," *The Art Bulletin*, New York: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Vol.64, No.1, Mar., 1982, pp. 105-118.

網路資源

1.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 (2013/01/13 瀏覽)
2. Royal Pavilion & Museums: <<http://searchcollections.brighton-hove-rpml.org.uk/>> (2013/01/13 瀏覽)
3.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 (2013/01/13 瀏覽)

附錄

【表 1】菲茨威廉博物館線上展覽的團扇材質及產地列表

| 材質 產地 | 絹面 | 竹面 | 棕櫚面 | 紙面 | 象牙雕 | 金屬面 | 木面 | 未知 | 羽毛 | 水牛皮 | 總數 |
|----------|----|----|-----|----|-----|-----|----|----|----|-----|---------------------|
| 中國 | 17 | 5 | 3 | 1 | 1 | | | 1 | | | 28 |
| 日本 | | | | 2 | | 3 | 2 | 3 | | | 10 |
| 韓國 | | | | 2 | | | | | | | 2 |
| 印度 | 2 | | | | | | | | | | 2 |
| 印尼 | | | | | | | | | | 1 | 1 |
| 歐洲 | | | | 4 | | | | 2 | 1 | | 7 (法 4) (義 2) |

【表 2】菲茨威廉博物館線上展覽的摺扇產地列表

| | | | | | | | |
|----|----|----|-----|-----|-----|------|-----|
| 產地 | 中國 | 日本 | 菲律賓 | 義大利 | 法國 | 英國 | 西班牙 |
| 數量 | 23 | 22 | 1 | 61 | 95 | 49 | 20 |
| 產地 | 德國 | 荷蘭 | 奧地利 | 比利時 | 葡萄牙 | 北歐地區 | 不明 |
| 數量 | 12 | 12 | 8 | 2 | 1 | 7 | 6 |

【表 3】菲茨威廉博物館線上展覽的卜瑞斯扇產地列表

| | | | | | | | |
|----|----|----|-----|-----|----|------|------|
| 產地 | 中國 | 日本 | 菲律賓 | 義大利 | 法國 | 英國 | 西班牙 |
| 數量 | 41 | 3 | 7 | 5 | 28 | 13 | 5 |
| 產地 | 德國 | 荷蘭 | 奧地利 | 塞席爾 | 南非 | 北歐地區 | 不明歐洲 |
| 數量 | 1 | 24 | 1 | 1 | 1 | 1 | 6 |
| 產地 | 不明 | | | | | | |
| 數量 | 3 | | | | | | |

圖版目錄

【圖 1】Unknown Artist, *Elizabeth I of England*, ca. 1570s. Oil on panel, Height: 953 mm, width: 819 m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lizabeth_I_Unknown_Artist_1570s.jpg> (2013/01/07 瀏覽)

【圖 2】Marcus Gheeraerts the Younger, *Queen Elizabeth I ('The Ditchley portrait')*, 1592. Oil on canvas. Height: 241.3 cm, width: 152.4 cm.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Queen_Elizabeth_I_\(%27The_Ditchley_portrait%27\)_by_Marcus_Gheeraerts_the_Younger.jp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Queen_Elizabeth_I_(%27The_Ditchley_portrait%27)_by_Marcus_Gheeraerts_the_Younger.jpg)> (2013/01/07 瀏覽)

【圖 3】Tian Guojun, screen fan, 1869. Stick: wood. Rim: brocade. Face: gold paper. Height: (guards): 41.2 cm, width: 27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fef=118424>> (2013/01/12 瀏覽)

【圖 4】Wenjiao Shu qian, screen fan, circa 1843. Stick and centre stick combined: bamboo. Rim: cane, covered in brocade. Face: silk. Height: (guards): 40.2 cm, width: (whole): 27.9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fef=118432>> (2013/01/12 瀏覽)

【圖 5】Possibly “Gakyo” or “Masataka”, Screen fan, after 1870 to 1900. Stick: light softwood, carved. Ribs: bamboo. Face: printed from woodblocks. Length: (whole): 33.8 cm, width: (whole): 25.1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fef=118465>> (2013/01/12 瀏覽)

【圖 6】Unknown maker, after Francesco Solimena, *Expulsion of Heliodorus Fan*, circa 1730. Face: single leaf of vellum, painted in bodycolour and gilt. Sticks: Mother-pearl. Length: (guards): 30.8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fef=117882>> (2013/01/12 瀏覽)

【圖 7】圖 6 之部分放大。

【圖 8】Francesco Stagni, folding fan, 1771. Trompe l'oeil folding fan, drawn and painted on chicken skin. Sticks and guards: ivory and pierced gilt. Length: (guards): 28.4 cm, width: (whole): 52.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fef=117588>> (2013/01/12 瀏覽)

【圖 9】Sarah Ashton, *The 'Ashton Botanical' or 'Botanical Orders' Fan*, circa 1792. Face: double paper leaf printed and hand-coloured. Sticks: laburnum wood. Length: (guards): 25.7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fef=117588>> (2013/01/12 瀏覽)

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810>
(2013/01/12 瀏覽)

【圖 10】Unknown, folding fan. Face: single vellum leaf painted in polychrome body colour. Sticks: ivory. Length: (guards): 26.6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746>> (2013/01/12 瀏覽)

【圖 11】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710 to 1720. Face: double leaf of paper. Sticks: ivory. Length: (guards): 25.8 cm, width: (leaf): 41.5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719>> (2013/01/12 瀏覽)

【圖 12】Unknown, *The "Infant Moses" fan*, circa 1720. Face: single vellum leaf, painted in bodycolour. Sticks: ivory, pierced and carved and strengthened at the head with mother-of-pearl. Length: (guards): 28.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845>> (2013/01/12 瀏覽)

【圖 13】Unknown, *Coronation of Napoleon Fan*, circa 1807. Face: double leaf of chickenskin painted in bodycolour and gilt. Gold paper binding on upper edge. Sticks and guards: Mother-of-pearl. Length: (guards): 17.9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894>> (2013/01/12 瀏覽)

【圖 14】Unknown, folding fan. Length: (guards): 28.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613>> (2013/01/12 瀏覽)

【圖 15】Unknown, folding fan, after 1822. Face: single skin leaf, painted in bodycolour. Sticks: ivory. Length: (guards): 16.5 cm, width: (whole): 29.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601>> (2013/01/12 瀏覽)

【圖 16】Unknown, *Place des Victoires*, circa 1760 to 1780. Face: double leaf of paper painted in polychrome body colour, and gilt. Sticks: ivory. Length: (guards): 26.9 cm, width: (leaf): 49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836>> (2013/01/12 瀏覽)

【圖 17】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792 to 1793. Length: (guards): 24.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iref=117928>> (2013/01/12 瀏覽)

【圖 18】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792 to 1793. Face: double paper leaf printed in black and brown and painted in green water-colour. Sticks: wood. Length: (guards):

23.7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29>> (2013/01/12 瀏覽)

【圖 19】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790 to 1800. Length: (guards): 24.2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889>> (2013/01/12 瀏覽)

【圖 20】Unknown, folding fan. Length: (guards): 20.3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762>> (2013/01/12 瀏覽)

【圖 21】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800. Face: double leaf of cream net backed by gauze. Sticks: ivory. Length: (guards): 16.0 cm, width: (leaf): 30.5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783>> (2013/01/12 瀏覽)

【圖 22】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900. Length: (guards): 29.2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25>> (2013/01/12 瀏覽)

【圖 23】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925 to 1928. Face: cream cotton leaf stitched overall with cut steel sequins. Sticks: ivory. Length: (guards): 24.4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758>> (2013/01/12 瀏覽)

【圖 24】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780. Face: double silk leaf, painted in bodycolour, stamped and decorated with sequins and leaves and flowers in green and gold. Sticks: tortoiseshell partly backed with painted and plain pieces of mother-of-pearl. Length: (guards): 25.5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843>> (2013/01/12 瀏覽)

【圖 25】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850. Height: (guards): 29.5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57>> (2013/01/12 瀏覽)

【圖 26】Unknown, folding fan, circa 1840. Height: (guards): 21.4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53>> (2013/01/12 瀏覽)

【圖 27】Unknown, The 'Braganza' fan, circa 1808 to 1816. Face: double paper leaf painted in water-colours, bodycolour, gold and silver. Gold paper binding on upper edge. Sticks and guards: silver-gilt. Length: (guards): 32.1 cm. Fitzwilliam Museum. 製作於澳門。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54>> (2013/01/12 瀏覽)

【圖 28】Unknown, folding fan, after 1801 to 1900. Face: heavy black paper painted in polychrome opaque watercolours with silver and gold. Sticks: copper. Length:

28.9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8483>>

(2013/01/12 瀏覽)

【圖 29】Unknown, folding fan, after 1801 to 1900. Face: paper. Guards and sticks: bamboo. Length: (whole): 31.3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8486>> (2013/01/12 瀏覽)

【圖 30】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820 to 1840. Ivory sticks and guards with rounded ends, painted in colours. Cream silk ribbon. Steel rivet with mother-of-pearl washers. Length: (guards): 18.9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682>> (2013/01/13 瀏覽)

【圖 31】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820 to 1830. Sticks of cut and pierced ivory, painted and decorated with feathers and painted applications. Guards cut, pierced and carved ivory. Ribbon of white silk; rivet set with clear pastes. Length: (guards): 17.1 cm, width: (whole): 30.5 cm. Fitzwilliam Museum. 扇骨為中國工匠所製，扇面則為荷蘭工匠繪製。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696>>

(2013/01/13 瀏覽)

【圖 32】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780 to 1830. Height: (guards): 16.5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717>> (2013/01/13 瀏覽)

【圖 33】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790 to 1820. Ivory sticks and guards, pierced and carved (23+2). The left guard is strengthened with a silver plaque. Cream silk ribbon. Brass rivet with mother-of-pearl washers. Length: (guards): 146 mm. Fitzwilliam Museum. 受西方委託所製的中國外銷扇，扇面鏤刻出「SI VOUS AIMEZ CE QUE L'AIME/VOUS VOUS AIMEREZ VOUS MEME」兩行法文，其意為「倘若你愛上你所愛，你便會愛自己」。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715>>

(2013/01/13 瀏覽)

【圖 34】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680 to 1700. Ivory sticks pierced with fishscale design above the shoulder and painted in water-colours and silver. Carved ivory guards. Length: (guards): 26.1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673>> (2013/01/13 瀏覽)

【圖 35】Unknown, brisé fan. Length: (guards): 18.8 cm, width: (whole): 35.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641>> (2013/01/13 瀏覽)

【圖 36】Unknown, brisé fan. Length: (guards): 17.5 cm, width: (whole): 32.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644>> (2013/01/13 瀏覽)

【圖 37】Unknown, brisé fan. Length: (guards): 20.3 cm, width: (whole): 37.5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647>> (2013/01/13 瀏覽)

【圖 38】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820 to 1830. Mother-of-pearl, etched and carved. White silk ribbon. Rivet with mother-of-pearl washers. Gilt metal loop. Length: (guards): 18.9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69>> (2013/01/13 瀏覽)

【圖 39】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800 to 1820. Length: (guards): 17.4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823>> (2013/01/13 瀏覽)

【圖 40】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815 to 1825. Pierced mother-of-pearl, with pierced, gilt, metal guards and a trefoil rivet. Height: (guards): 27.2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82>> (2013/01/13 瀏覽)

【圖 41】Unknown, brisé fan. Length: (guards): 47.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985>> (2013/01/13 瀏覽)

【圖 42】Probably T.L. Mumford, court fan, circa 1900. Face: brown and white ostrich feathers. Sticks: tortoiseshell. Loop: tortoiseshell. Length: (whole): 54.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 :<<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8088>> (2013/01/13 瀏覽)

【圖 43】Unknown, brisé fan. Length: (guards): 17.5 cm, width: (whole): 27.0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7645>> (2013/01/13 瀏覽)

【圖 44】Unknown, brisé fan, circa 1800 to 1810. Carved horn and cut steel piqué, cut steel button and ordinary rivet. Length: (guards): 15.9 cm, width: (whole): 28.5 cm. Fitzwilliam Museum. 產於菲律賓。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8070>> (2013/01/13 瀏覽)

【圖 45】Unknown, Lady's court fan, after 1801 to 1900. Probably Hi wood, painted in ink, polychrome opaque watercolours and gold, with vermilion silk knotted cords and crimson tassels, bound with yellow. Length: (whole): 33.8 cm, width: (whole): 5.1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

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18495> (2013/01/13 瀏覽)

【圖 46】Unknown, brisé fan. Wooden. Length: (whole): 35.6 cm. Fitzwilliam Museum. 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gallery/fans/opac/cataloguedetail.html?&preref=125163>> (2013/01/13 瀏覽)

【圖 47】菲茨威廉博物館的展間分布圖 (局部)。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visit/galleryguide/fitz_floorplan.pdf> (2013/01/13 瀏覽)

【圖 48】笹川扇廊局部。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_functions/imagewindow.php?/gallery/fans/images/sasakawa_large.jpg> (2013/01/13 瀏覽)

【圖 49】笹川扇廊扇子展示 1。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visit/galleryguide/image_163.html?a&pup=true&xrid=164046> (2013/01/13 瀏覽)

【圖 50】笹川扇廊扇子展示 2。Fitzwilliam Museum:<http://www.fitzmuseum.cam.ac.uk/visit/galleryguide/image_164.html?a&pup=true&xrid=164347> (2013/01/13 瀏覽)